



创造的天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孙力 著



ISBN 7-5399-1940-X



9 787539 919409 >

ISBN 7-5399-1940-X

I·1826 定价: 36.00 元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 孙力 著

创造的天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内容简介

作者曾为高科技企业的经营者，因此本书以极为写实的细腻手法，讲述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十几年里，做成了一个年营业额八百亿元，市值二千亿元的高科技公司。本书讲述的故事，涵盖了中国企业将要遇到的各种问题，是一部从项目选择、选人用人炒人、战略制定、营销实务、创新研发、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海外融资上市、接班等方面的活生生的纪实文本。本书描写生动详实，见解深刻独特，毫不回避中国企业所常见的灰色地带，并深入描写了该企业在各个关键时刻的决策过程以及决策者的心理活动。



目 录

■■■■■引子	001
□□无奈的转业	003
□□待业中年	018
□□电子公司的经历	029
□□心惊肉跳的生意	040
□□艰难时世	054
□□雪上加霜	065
□□机会,真的吗?	075
□□两万元的创业	086
□□喝酒回扣,等于销售	108
□□从“废墟”出来的营销大将	119
□□初试锋芒	131
□□最初的研发	141
□□捡来的研发大将	147
□□一个城市的女人和性	159
□□诱惑,美丽而直接的诱惑	167
□□钱,钱,我们需要钱	176





□□中天,一个同城对手的故事	188
□□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研发	197
□□爱情故事	212
□□狼群战术(一)	226
□□狼群战术(二)	234
□□狼性基因的问题	243
□□狼性与价值主义	249
□□成为头狼的攻略	255
□□试水香港	263
□□CDMA 博弈	269
□□世纪大购并	280
□□儿子啊,儿子	295
□□狼群的归宿	307
□□狼群的分裂	313
□□小灵通的龟兔赛跑	327
□□美国世通风波	335
□□海峡,一条小狼的故事	346
□□深圳,世界的办公室	354
□□中国狼和美洲狮的缠斗	363
□□双赢,还是双输?	375
□□海峡的前途	383
□□财富的盛筵	393
□□孤狼的回归	403
□□创造,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	420
□□尾声	429

引 子

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漫长的十八天后，会议的精神才传达到了深圳。一是深圳太偏僻，二是通信太落后。此时深圳不过是人口不到3万，GDP仅1.9亿元的边陲小镇。“深圳”的意义，只是深港两地茂密的稻田中，一条深深的但仅二三十米宽的河沟而已。

在深圳成为特区之前，很多人想当然地把“圳”念成了“川”。

1979年，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全市人口35万。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未很快给深圳带来变化，当年就有7万多青壮劳动力拥向深港边境，寻机越过边境，此时深圳总共只有11万劳动力。深圳的青年男女们，非常积极地在水库池塘里苦练游泳技术，然后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或乘船、或泅渡、或掘地道、或翻山越岭、或攀缘在过境车辆的底下，展开充满悲剧色彩的“胜利大逃亡”，目标：香港！

即使在八十年代初，蛇口工业区已经动工，距香港最近的深圳湾海面上，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在退潮的滩涂上，那些僵直的尸体惊心动魄地树立在淤泥之中，像一根根矗立的黑色木桩。由于逃港风潮的兴盛，当时深圳有一个残酷的行业：拉尸行，那支近乎职业的掩埋偷渡者尸体的队伍，有200人之多，他们每掩埋一具尸体的报酬，接近自己十天的收入。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冒着死亡的危险逃去香港呢？

深圳罗湖有一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134元，而仅仅两道铁丝



网之隔,对面的香港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人均收入为 13000 元!那个罗芳村的人,都是从这个罗芳村逃过去的!

现在,深圳有 1400 多万人,在这块创造的天空下,每个人、每平方米土地产出的财富,远远高于中国其他的城市。这里拥有最多的中国名牌,连续二十年进出口总额全国第一,纵观世界历史,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平地造出这样一座城市,在诸多方面胜过那些千年名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每一个城市,都和历史有一个契约。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些地方辉煌过,然后又沉寂了。每一个人,和成功也有一个心灵的契约。只不过,有些人听从了他内心的召唤,认真完成他的使命,而有些人则没有。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那些听从内心的召唤,并努力做到最好的人的故事。

谁也难以预料,深圳的未来会怎样。但是眼下,人们在这片人生的战场上,撒下一些机会和雄心,然后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创造出一个畅快的城市,收获着异彩纷呈的成功,因此就让我们故事来展现这块土地吧,尽管它只是深圳一个小小的侧面。

深圳的故事,常常被视为春天的故事。春天是一个万物苏醒、萌芽生长的季节。对一个物种来说,它在上一代的生命中作出的点滴创造和进化,都会在春天萌发的新生命中展现出来,春天,就是一个呈现创造的季节。

春天的故事,不就是创造的故事吗?!



无奈的转业

1982年10月的一个平静的秋天，京广铁路上多了很多运兵的军列，这些军列满载着年轻的军人，从北方大地隆隆地驶往南方，目的地是广州。

时值中英对香港问题谈判前期，这些由北而南的繁忙军列，触动了香港和海外媒体敏感的神经。一时间，关于解放军大规模军事调动的猜测见诸海外各大报端，一些军事评论家也纷纷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主流的观点是：中共为配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派出数万军队进行军事威慑，并将在香港边境中国一侧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对外显示其收复香港的决心，同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以武力收回香港。

对于外电的种种猜测，中国政府按惯例保持着缄默。军列仍然源源不断地到达广州，所有从闷罐车中下来的军人，不作停留，随即转乘汽车直接赶赴深圳。细心的香港记者发现：解放军的这次军事行动似乎并未刻意对外界保密。从广州到深圳的劣质公路上，巨大的水坑总是将运兵的卡车陷在里面，那些钢铁长龙常常和民用汽车混杂着，密密麻麻地堵在一起，车上的士兵们就默默地，在南方秋天依旧猛烈的阳光下曝晒着。

渐渐地，这些记者看出了一些端倪。这些军人除了携带他们的铺盖，没有带任何的军事装备。随军车而行的，是各种各样的挖掘机、推土机。这些军车的终点是毗邻香港的深圳，那些荒凉的山地和农田之间。也许，纯粹是为了称呼的需要，人们把这些地方取



了竹子林、鹅地山塘等不算名字的名字。

这些军队在到达后，马上就用地用挖掘机、推土机开始平整土地，并修筑竹棚作为营地。

这不是一支作战部队，香港记者们确定了这一事实后，媒体对这些军人不再感兴趣。毕竟香港人要关心的事太多了，既然这些荒山中的军队不是针对他们而来的，那就不必操心了。

为了兴建新成立的深圳特区，中央军委向深圳派出了 20000 名基建工程兵，共计 7 个满员团和 1 所医院。

当范胜轩所属的深圳工程兵部队向他匆匆地发出归队的命令时，已是大调兵一年后。由于“文革”时期的混乱，范胜轩从军事通信院校毕业后，被鬼使神差地分配到工程兵部队，从此他就不断被军事通信部门工作借用，当时他正在成都的陆军航空兵基地，协助测试一种新式歼击机的通信系统。

深圳指挥部给范胜轩的指令很简单：速移交工作返深归队。在成都搞科研，对他简直是一种享受，他的团队效率很高，工作多次受到嘉奖，老人、小孩的生活安逸，虽然他们的钱不多，但成都物价便宜，军人的收入在当地还算高，因此范胜轩想在成都长期待下去。

一个秋日的下午，范胜轩站在了工程兵设在竹子林的指挥部里，中等偏高的身材，并不像一个标准军人那样紧绷着，白净的国字脸上一双有神的大眼，常常凝视着某个虚无的地方，在出神地思考着什么，浓密的黑发不驯地直立着，白色的衬衣扎在有点大的军裤里。范胜轩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大，这倒是显出军人的作派。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一座简陋的铁皮房子，八根铁管一竖，马口铁皮一包，门窗开起来就成了。

天刚下过雨，所有的窗户都开着，头顶的吊扇在全力转着，但



依然燥热难消。范胜轩看着指挥部里忙碌的人们，找到个年轻人问一直和他接洽的政治部干事王连富是否在。

“哦，他今天去罗湖工地了，您是？”年轻人从一大堆报表中抬起头来，瘦瘦的，黑白分明的眼里透出一股精干劲，听到有人问话，他快速反应道。

“我姓范，是指挥部的通信参谋。”

“啊，范参谋，你好你好，王干事交代过你可能会来，我叫刘飞，是宣传部的干事，你的行李在哪里？”年轻人显出了几分热情。

“都在这里了。”范胜轩用手指了指一只旅行袋和一大包捆扎得很好的书。

“嗨，那么多书，我们这里啊，就是没有书，成天忙得要命，也没时间看。我先带你去住的地方吧，老王晚上才能回来。”刘飞边讲边提起了那捆书。

出了指挥部，黄土筑成的道路上满是泥泞，一脚踩下去就将稀稀的泥浆挤压到一边，空气中有一股雨后的清新，在道路的两旁种着两排矮矮密密的簕杜鹃，在灌木的顶上绽放着一丛丛鲜艳的红花。湛蓝的天空下，没有一丝云彩，一只松雀鹰在高高地飞翔。

宿舍离指挥部并不远，与其说是宿舍，不如说是一排长长的竹棚，上面绑扎着草垫。范胜轩在竹棚外疑惑地停住了脚步，这就是一个师级机关的招待所？刘飞看出范胜轩的疑问，不在意地笑笑：“这就是我们的‘竹叶宾馆’，你别介意，我们这里条件比较艰苦，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我不是介意，只是奇怪，深圳不是特区吗？怎么条件那么艰苦呢？”

“这不奇怪，从清朝起，这里一直是边防前线，没搞什么建设，刚来时，除了荒山野岭，就是水塘和泥坑，是我们一手一脚地把山坡推平，才建起了这一排排简易的房子。我们大家编了一首诗，背给你听听：‘雨停了，天亮堂，找草垫来加固房，挖水井，排水塘，草



地晾被晒衣裳，吃了上餐没下餐，遍地蚊子和蟑螂，烂手烂脚全身痒，早知深圳这样脏，最伤心的是俺娘。”还挺押韵吧，哈哈。”

说话间，刘飞已经在“招待所”为范胜轩安排好了床位，“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把蚊帐放好，不然蚊子会把你抬到香港去的。洗澡间在那边，只有冷水，你先休息一下，我还有些报表要做，等下带你去吃饭。”交代完他就急匆匆走了。

范胜轩仰头躺在床上，细细地把这十天来的情况回顾了一下：他在收到深圳指挥部的急电后，就马上移交了工作。由于他的专长是军事通信，在这建桥修路的工程兵部队，是很难有用武之地的，因此他早就在为自己的工作调动下工夫了，尽管他在北京的关系不很多，也不很硬，但他的专业能力和过去的工作成绩，还是能让总参那些有正义感的技术官僚为他说话的。这次他在成都工作期间，通信兵部的领导终于同意接收他去北京了，他也希望尽快回一次部队，把自己的关系调到通信兵部去。

想着想着，几天的劳累奔波使睡意涌了上来，他打算先小睡片刻，等王连富来了后再好好向他打听点消息。

“老范，老范。”一阵高高的嗓门儿，把范胜轩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睁眼一看，王连富已经人高马大地站在床前。“哎呀，老王，你可是黑了。”范胜轩激动地拍拍王连富的肩膀，他的长脸瘦瘦的，显得额骨突出，胡子拉碴。

“不但黑了，还瘦了，老了。你还是老样子啊，真羡慕你啊。”

“哦，是吗？你在这里怎么样？最近部队有什么动向？我正要找你好好了解一下呢。”范胜轩连珠炮式地问道。

“走走，我们和小刘去吃饭，边吃边谈。”

三条汉子踩着吧唧吧唧作响的泥路，来到一排低矮的平房前，王连富找到一家门脸小小的大排档，里面放了几围实木的八仙桌和椅子，几盏白色的日光灯把屋内照得通亮。





“老板娘，你越来越发福了，深圳这地方，好像就你的油水足呢。”三个人进屋坐下，王连富和老板娘开着玩笑：

“还是老样子：香干炒肉，多放点辣椒，咸鱼茄子煲，蚝油青菜，干炒牛河，来六瓶啤酒。”

菜很快就上来了，王连富把筷子放在桌子上，郑重其事地宣称：“我们工程兵要全部被裁掉了。”

“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不会吧。”范胜轩猛喝了几口啤酒，大排档的吊扇在呼呼转着，让人的心里很烦躁。

“我也刚得到消息，老范，我琢磨了一下，这事还是有先兆的。邓小平79年访问了美国，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就缓和了，这样国家自然要把重点转向经济，军队的规模就要缩小，首先要减的是非战斗部队。”王连富仔仔细细地分析道。

“要全部裁掉我们工程兵？裁军也可以慢慢来嘛，每年按正常的数量复员，控制入伍人数，不也可以吗？”刘飞有些不满地抱怨。

“哎，兄弟，政策不是我定的，别冲我来。本来你的办法也对，但这回上头好像动作很大，我们部队全部在深圳就地转业，变成地方建筑公司。”

“深圳这地方，就那么几万人，一下子多我们两万人，容得下吗？”刘飞显然不太相信。

“我听说深圳的头头也很犹豫，还是我们总部首长亲自向市领导开口，深圳才同意的。这里刚刚开始建设，工程还是会比较多的。”王连富有点神秘地解释。

“你们本来就是搞施工的，这里能够找到机会。但我一直搞通信，转到地方有什么好搞呢。”范胜轩闷闷不乐地嘟囔。

谈起这些消息，很有点让人提不起精神，因此这顿饭的气氛就郁郁的，三个人草草地填饱了肚子，刘飞又赶回去做他的报表，王连富陪范胜轩回招待所。

别看竹子林的街上白天没什么人，但晚上就热闹多了，窄窄的街上一个挨一个，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贩，人们在夜市里吆喝着，大多用广东话，偶尔夹杂着普通话。

“这是蛇果，从美国进口的。”王连富拿起摊上一个紫红色的大苹果给范胜轩看。

“这明明是苹果嘛，怎么叫蛇果呢？多少钱一斤？”范胜轩随意地问着摆摊的小贩。

“要收市了，算你便宜点，八块五一斤。”小贩急于卖完剩下的水果，好收摊回家，因此一口开个低价。

“什么？这么贵？”范胜轩的惊讶溢于言表，他觉得那紫红的苹果像火一样灼烫。

“不贵啦，这是正宗进口的，货很靓的。你要几斤？”虽然号称正宗进口，但王连富知道，这些进口水果都是从沙头角走私过来的。

“我们再看看，回头再说吧。”王连富把手上的蛇果放回小贩的台面上。

“老王，我真没想到这里的苹果这么贵？”范胜轩似乎还有点后怕。

“进口的东西，价钱是会贵些。你想想，我们在内地几时见过进口的水果呢。他这个价钱，还算平的了。”

“平？什么意思？我到这里听你们讲中国话，但是经常听不懂。”范胜轩感到自己和这个城市有很深的隔阂。

“平就是价钱便宜，这里的普通话有很多词是从粤语转过来的，我们也随口带出来，你慢慢就会习惯了。”王连富边推开拥挤的人流，边买了几斤南山荔枝，让范胜轩尝尝新：

“不过，这荔枝不能多吃，一把荔枝三把火啊。”

进了房间后，一盏100瓦的白炽灯把十几个床铺照得通亮，一



群飞虫围着灯上下翻飞，不时撞到灯上，发出“嗡嗡”的响声。王连富找服务员要了一个电扇，两人就坐在床上接着聊刚才的话题。

“老王，我和小刘不熟，刚才有个情况我没说，通信兵部已经同意我调到北京去，这次上面同意放人的话，我就可以调到北京去了。”范胜轩压低声音说。

“哎呀，要是你早几个月来，肯定会好办得多，现在更得抓紧办才有希望。这样吧，你明天就去找领导，现在部队也很忙，住得也分散，平时一个上午能办好的事，也许要等很久。”王连富是个热心人，他感到范胜轩的事有点不妙，急得直搓手。

“他们都忙些什么呢？”

“到处找工程啊，我们在深圳要自己找活干。找到活又得抓紧做，所以像政治部、干部部的人，都在外面找工程。”

“你看这整体裁军，我爱人也要转业了？”

范胜轩的妻子在指挥部下属的医院做内科医生，这几年也随着范胜轩借调到成都陆航基地的医院。本来这次她也一起来的，但由于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因此只好先留在成都。

“嫂子肯定也要转业的，所以最好你把她一起调到通信兵部去，实在不行，你先去了北京，再另外想办法。”王连富替范胜轩认真盘算着，现在是每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每一步都不能行差踏错。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唉，我不像你，好歹有个专业。我在这里跑了一年，人头比较熟，我准备留下来。好吧，时间不早了，你明天抓紧先到指挥部找沈主任。”王连富起身告辞。

范胜轩简单洗了个澡，同住的人告诉他，广东人把洗澡叫做冲凉，这真是太恰当了，就这么用冷水冲一下，的确能凉快一阵子，过一会儿又燥热起来。大竹棚内四处响着“呼呼”的风扇声，但风却吹不进厚厚的蚊帐，闷热怎么也吹不走。





整个晚上，他都在辗转反侧，想着应对的策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调到通信兵部去，然后再找机会把妻子淑敏也调去。但如果去不了呢？他不愿再想下去了。

对于这个今天刚刚到达的城市，他充满了陌生感，而且深圳第一天给他的感觉，是那样的凌乱和糟糕。到处都是泥泞，低矮的小平房，唯一让人感到有点生气的，是到处的工地。即使在晚上，那些工地也挑着明亮的灯光，打桩机在“咚咚咚”地加班加点。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能做点什么，人地生疏，语言半通不通，他心里感到一片迷惘。

觉没有睡着，汗却出了不少，范胜轩又去冲了个凉，回床躺下，不知什么时候才迷糊过去。

第二天一早，范胜轩到指挥部，正好沈主任在，他就把通信兵部的事向主任说了一遍，沈主任表示：

“你在成都干得不错啊，我们这里确实没有你的用武之地，我个人原则上同意你去通信兵部的，不过我们工程兵现在要准备裁军，在这个骨节眼上，你马上请通信兵部出调令，我现在就给干部部先打个招呼。”

“就那太感谢您了。”范胜轩知道沈主任为他突破常规了，一般干部部总要先看到对方的调令，才开始准备调动的工作。

范胜轩找到刘飞，问：“邮电局在哪里？我要去打个长途。”

“南头就有邮电局，我给你找辆自行车，你骑车去吧。”

“在南头哪里呢？好找吗？”范胜轩想尽量问得详细点。

“好找，深圳现在最繁华的东门老街，也不过抽支烟就逛遍了。南头巴掌大的地方，你去了就知道了。不过你得把单车锁好，这里偷单车的太多了。”

从竹子林到南头并不远，但深南公路很窄，车辆太多，漫天的灰